

冊
府
元
龜

十七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七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十七冊目錄

卷八〇八	遠名勢	九六〇三	卷八二二	尙黃老	九七六二
	避嫌	九六〇六	卷八二三	清談	九七七一
	嫉惡	九六〇七	卷八二四	名字一	九七八二
卷八〇九	隱逸一	九六一四	卷八二五	名字二	九七九三
卷八一〇	隱逸二	九六二九	卷八二六	品藻一	九八〇〇
卷八一	游學	九六三九	卷八二七	品藻二	九八〇七
	賜書	九六四五	卷八二八	論薦	九八一九
	聚書	九六四六	卷八二九	論議一	九八三二
	晚學	九六四八	卷八三〇	論議二	九八五〇
卷八一二	富	九六五一	卷八三一	規諷一	九八六二
	好施	九六五九	卷八三二	規諷二	九八七一
卷八一三	退迹	九六六六	總錄部(二)		
卷八一四	讓	九六八〇	卷八三三	詞辯一	九八八三
卷八一五	誠感	九六九二	卷八三四	詞辯二	九八九五
	陰德	九六九七	卷八三五	性質	九九〇六
卷八一六	訓子一	九七〇一		質樸	九九〇八
卷八一七	訓子二	九七一五		訥	九九一〇
卷八一八	知子一	九七二五		醜陋	九九一二
卷八一九	知子二	九七三二	卷八三六	養生	九九一六
卷八二〇	立祠	九七三九		韜晦	九九二〇
卷八二一	崇釋教	九七四九	卷八三七	文章一	九九二五
			卷八三八	文章二	九九三七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余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日以約失之者鮮矣

故士君子蘊明哲之心秉貞靜之操畏權臣之盛滿

將求婚而輒拒避貴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毀譽而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罔求干預或不矜於

富貴或不就其徵辟時人重其立志來者仰其清風

載諸縑緜斯可尚矣、

漢劉德為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

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

不敢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

當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邳人資性方察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

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

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

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

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

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不答

李通尚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嘗避權勢謝

病不視事

馬廖援子也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立為虎賁中

郎將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毀譽

王謙父暢祖襲皆為三公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

以謙名公之曾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

以疾免卒於家

晉鄭默為光祿勳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

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

遂辭之

解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彊

盛朝野畏憚之勗詣子謂系曰我與鄭為友應向我

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幸先君遭

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為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樞遇已重於是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寇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三

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放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

五謝瞻晦弟也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王敬弘臨沂人也文帝元嘉中為左光祿大夫東歸後徵為太子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謝弘微為右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官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四

後起家為東陽太守江湛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寇咸廢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

披返故紙乎武平末爲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恭祐明帝時爲小司馬帝之公子也與祐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祐嘗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與收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譽傲獨行初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

冊府元龜

總錄部
遠名勢

卷之八百八

五

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滿爲岳鄂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席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部都虞候將兵誅蔡賊授鄜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

爲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乃移鎮宜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太嘗少卿以弟鐸入相不願在朝出爲同州防禦使

後唐孔邈兗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較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冊府元龜

總錄部
遠名勢

卷之八百八

六

夫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居柄用而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輸身之遠謀雖與內不避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開邪存誠防微杜漸亦足尚矣

宋傅隆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

王球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遂加宣威將軍

唐蘇頌弟說初拜給事中時頌爲中書侍郎上表讓

詵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頌曰晉祈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鄉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炫以左散騎嘗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謫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七

杜從郁為左拾遺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從郁為祕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為左補闕右補闕崔羣韋賢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鄭瀚為考功員外郎故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僕射故也

王起為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為兵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為僕射平章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於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梁趙光裔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以光祿太嘗少卿以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後唐孔逸為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在中書避嫌不赴職

楊注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弟也哀帝二年三月勅兄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八

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直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依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絲妄自信或裂裳履足以長驚或操觚著論以申貶周愛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厲薄俗以扶於名教責敗田之夫鄙其絲徑譏貝錦之子斥是讒言惡彼犬羊之質奮茲鷹鷂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於是哉其或觀過所從不於其黨多僻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

子元不願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日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

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

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祖之乃投壁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天實開公

子而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崔村作亂陳文子惡之預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其四十四匹馬遠而去也

大夫崔子也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九

子產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穆公孫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

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布陳

贊幣子皙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公孫黑

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大夫夫婦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

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子道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均幼賤有罪罪在楚也聘先

子南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均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

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

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游楚之兄子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亢敵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夫豈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耶

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

太叔之族黑為游楚前年游楚傷疾作而不果所擊制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以太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不乎請以印為
 稽師甲子斬之二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可寇
 將至七月壬寅繼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又子產治鄭鄆折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
 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曰
 變所欲勝因勝所罪鄭國大亂民口誼譁子產患之
 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何戊為宋左師魯襄公十七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一

之室臣閱之地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
 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廬門宋城門合全師何成也賊殺華吳于何成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
 妻幽吳妻也曰昇余而大望昇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
 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合之左師為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
 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許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許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也欲代合比得其處乃
 於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謂合比欲納公
 使伐之伐令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
 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汝詩曰
 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宗子之國若城俾使也女其
 畏哉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彊奔
 魯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昭子諱子良
 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無子尾多
 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二

官在公官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愼也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
 也罕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言禍亂不任他正當
 身以喻高彊自取此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
 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人為
 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有八佾
 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
 助舞之故孔子譏之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曰女弗能救也昔今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任
 于季氏救猶正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神不享非禮故尚知問禮太山之又季氏富于周

公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為季

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人也鳴

景伯以告魯大夫昭伯回口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

路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請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

既刑陳其尸日肆子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又孔子為大司寇

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將往弔之仲尼日齊豹之盜而

刪庸元龜總錄部卷之八百八

孟誓之賊女何可弔焉信齊刑所以為盜孟誓不為

利疚于回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以回待人知難不

待不羞不義以周事豹是羞不犯非禮以二心事

原壞夷侯原壞魯人孔子故舊也子日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成是為賊賊謂以杖叩其脛孔

丘亦耻之左丘明憑怨而友其人心自相怨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使子路

相要誓而不須盟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日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

能

漢汲黯字長孺潯陽人也為內右史坐小法會赦免

官後為淮陽太守既辭過太行李息日黯弃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馮湯智足以拒諫許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舞猶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增庸元龜總錄部卷之八百八

言之何言何不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李當戶為郎武帝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焉走于

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賊

罪并連康兄中嘗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

以寵超詣獄謝三府諺日車如鴉樓馬如狗疾惡如

風朱伯厚

岑暉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

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

以賂達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橫既與收勸璿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既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嘗侍侯寬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璿下獄死既收通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

蓋勳獻帝初為越騎較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潁川太守還勳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直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五

發背卒遣令勿受卓賄贈

張奐燉煌人為太嘗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簾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

受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袁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善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陶繹為西戎較尉司馬趙王倫死既葬繹以車轅其冢

劉徽為司隸較尉其父毅疾馮純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純位官日隆徽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純得無患

王澄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恣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秀為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六

俗峻整讖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耽上官巳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

書辭不受暉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洩為巳所

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

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騎從事中郎諸葛玖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玖浮躁有才辨臨漳人士無不諱之詹與玖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

樂毅之相說乎卒不見之致聞甚愧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倫同行於橫塘遇之倫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分之倫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有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仕至中丞

溫嶠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

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七

古人閻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范甯為中書郎儒雅方正其舅王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妻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范弘之為太學博士議嚴浩贈謚為僕射王珣所怨出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晟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側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炤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慕禹

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輪蓋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侍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

時迥絕世相及復無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為之犯時干主耶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智陽愚負情幽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十八

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及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悞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温事迹布在天

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二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
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嚙嚙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校
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
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吏推之情禮義兼

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
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
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過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
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

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
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速避君位復
冊府元龜總錄部
嫉惡 卷之八百八 十九

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
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
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
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
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
物光赫其文具有朝廷畏懼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
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
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
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欽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
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

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
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
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
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說為後秦給事黃門侍郎說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
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泣曰吾當私亦斬之以
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說

宋孔寧子初為高祖太尉王簿與王華為司馬並有
富貴之願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揚之於太祖
冊府元龜總錄部
嫉惡 卷之八百八 二十

寧子膏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寧子命去之曰
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閒居詠嘗詠王粲登樓
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寧子病
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
將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克
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為棹村人或勸之
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斛律光字明月為左丞相時祖珽為尚書左僕射所

住宅在義井坊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
光甚惡之避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
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垣與吾等參
論之有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
事

隋王誼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
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
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韋倫為太嘗卿為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
用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二十一

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
官關播罷相為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
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今仍為尚書天
下何繇致理聞者敬憚之及扈從還京時擢用盧杞
為荊州刺史倫又再上表切言不可深為忠正之士
所稱歎

陸贄為中書舍人初翰林學士贄受張鑑知得居內
職及鑑為盧杞所排贄嘗憂喘及杞貶黜始敢上書
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
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繇實朕之過贄亦流涕

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為
盧杞趙贊等言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
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繇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
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
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其拒贄於
帝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
而贄為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
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

權德輿為太嘗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
學士梁肅友善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為序繁亦
用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八 二十二

自有學術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
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積棄後起為太嘗傳
士德輿奏請斥之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
驗問所從來曰練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
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
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嫉之
若仇讐

用府元龜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晨門者石門之闢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日

子路曰自孔氏日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知世不

可為而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於

心契契磬聲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此磬聲者徒信

益深則屬淺則揭以衣法水為屬揭也言隨世以

也言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丈人以杖荷篠式

老人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勤勞四體不分猶云不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九

杖而芸植荷也除 子路拱而立未知所 止子路宿殺

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至其家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七人皆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閭籠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誤

之故不詳

漢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上

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辟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地理志謂君平為嚴尊三輔

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諛而終君平卜

市杜陵李疆素香揚雄父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九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

元始中王莽誦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

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治翁者不知何出嘗魚釣於涪水因號治翁乞食人

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効乃著針經診脈法

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

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瑯邪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

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